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常人之境

中国西北边地口岸人的口述

赵萱 吴俊杰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常人之境：中国西北边地口岸人的口述 / 赵萱，吴俊杰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11
ISBN 978-7-5108-9742-9

I. ①常… II. ①赵… ②吴… III. ①通商口岸—介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IV. ①F752.8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17454号

常人之境：中国西北边地口岸人的口述

作者 赵萱 吴俊杰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刷 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张 8.375
字数 157千字
版次 2020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8-9742-9
定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霍尔果斯南侧路口的欢迎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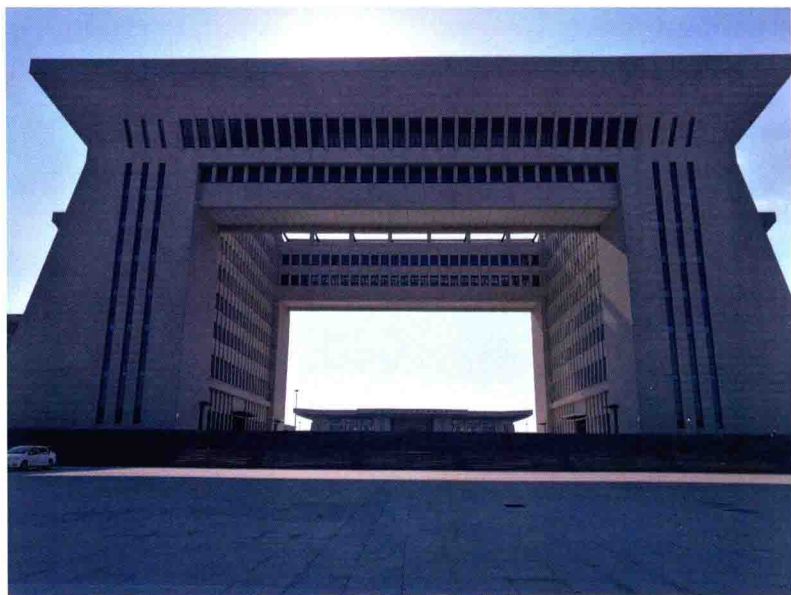
霍尔果斯市中心的欢迎标志



左边是中方通往哈方的道路，右边道路
延伸至天山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连接通道上的标志。蓝色象征哈方，红色象征中方



新修的霍尔果斯南国门（第六代国门）。主要是供车辆往来，2018年12月开始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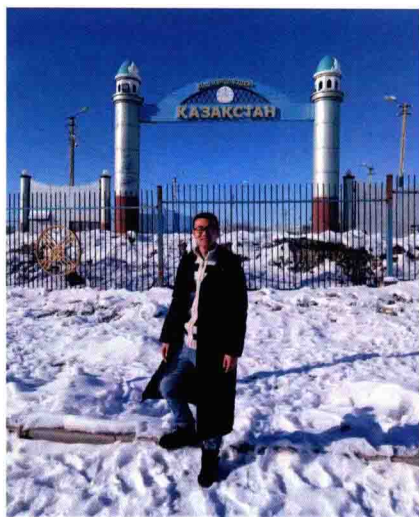
2019年国庆节期间的合作中心联检大楼



霍尔果斯一角，高楼林立



卡拉苏河广场上游玩的儿童以及跳舞的人们



作者赵萱，摄于霍尔果斯合作中心内哈萨克斯坦老国门前



作者吴俊杰，摄于霍尔果斯

前 言

位于中国西北边境的霍尔果斯在蒙古语中意为“驼队经过的地方”，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积累财富的地方”，自唐朝以来就是古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从隋唐开始，霍尔果斯口岸经历了兴盛、萧条以及再次发展的阶段。

1981年霍尔果斯口岸正式通关，1992年正式向第三国开放，霍尔果斯整体呈快速发展趋势，目前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通关条件最便利的国家一类公路口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霍尔果斯为代表的西北口岸城市在跨界贸易、交通和旅游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深刻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边界地区的形貌。

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决定在霍尔果斯设立经济开发区，实施支持性政策，霍尔果斯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霍尔果斯口岸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大众眼前。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这座城市所具有的便利和优势愈发凸显。^①2014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全面总结了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

^① 读者可以从霍尔果斯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xjhegs.gov.cn/>) 中了解更多的信息。

谈会以来的工作，科学分析了新疆形势，明确了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主攻方向，对当时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新疆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并对新疆地区的就业、教育等民生问题作出了部署和规划。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市的援疆力量进入了霍尔果斯地区，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增加了动力。

2001年至2011年，霍尔果斯口岸的GDP由0.6亿元增长为30亿元，翻了50倍。^①2009年霍尔果斯对中亚五国的出口贸易额达到29.6亿美元，比同期贸易额增长150%；其中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贸易额最多，达到20.4亿美元，比同期贸易额增长25.6%，占到中亚五国出口贸易总额的67.4%。2012年霍尔果斯经济特区完成地方生产总值41.5亿元，同比增长30.01%；实现工业总产值1.8亿元，同比增长98%。^②2019年霍尔果斯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3.46亿元，增长8.6%，各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③

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后，霍尔果斯在中央的领导以及全国大部分省市的支持下平稳发展。2014年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霍尔果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随着2020年9月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

① 数据资料来源：霍尔果斯发展改革局。转引自张义：《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经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第20页。

② 程伟：《新疆霍尔果斯经济特区发展战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石河子大学，2014年，第21、29页。

③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疆霍尔果斯市人民政府官网，索引号h048-30/2020-0915002。

国家针对新疆的整体布局将会为霍尔果斯口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① 在良好的整体环境中，霍尔果斯口岸以其可期的发展前景不断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们前往，他们在共同铸就这座城市的同时，也成为这座城市历史中的一部分。

本书呈现了霍尔果斯一些口岸人的口述。全书一共分为四个章节，前面三个章节共涵盖九位人物的口述内容，最后一章节则是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位访谈对象的手稿。从每节的标题可以看出，一定程度上是按照“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主线行文。如此划分并没有非常严格的标准，一方面是因为“口述史”毕竟涉及“历史”，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时间向前演进的脉络；另一方面是我们以他们的个人经历为基础梳理后，依据相似的特性将这些零散的内容整合起来，并概括出主题，方便大家阅读。

①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于2020年9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2014年至2019年新疆在经济和民生领域的发展，其中新疆地区生产总值由9195.9亿元增长至13597.1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1%，累计脱贫292.32万人。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总结和部署是对新疆发展工作的高度支持，同时也为霍尔果斯等西北口岸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成长空间。

普通人的“一带一路”

赵 莹

2016年12月，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凛冬，我在家住伊犁的好友维吾尔族青年居来提的帮助下沿着被大雪覆盖的伊犁河前往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界地区的霍尔果斯口岸考察，结伴而行的还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刘炳林。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上一次是10多年前的盛夏跟随母亲从西安出发，以古长安为起点，沿着丝绸之路而行进的旅行。“丝路”伴随着边境上热闹的集市、随处叫卖的异国商品，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份印象孕育了我选择再次回到这里的冲动。而这一次，我希望找寻和开启的是有关“边界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border）的田野调查和学术实践。

2017年4月，我带着两位硕士研究生刘玺鸿和刘炳林第三次来到霍尔果斯，正式对中国西部边界与口岸社会展开调查。我不仅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完成硕士阶段的研究，更期待为“边界人类学”的思考摸索出一些方向，并尝试培育未来具有可能性与生产性的边界人类学研究团队。在近100天的时间里和捉襟见肘的经费使用中，我们于相同的时空却不同的线索上付出了艰苦的

努力，似乎勾勒出了具有特殊性、结构性和丰富性的霍尔果斯。2018年7月，满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一行三人再次回访了霍尔果斯，为新的工作和田野调查奠定基础。我曾想，也许霍尔果斯有机会成为推动中国“边界人类学”研究的一座“前哨站”吧。

2019年7月，我的硕士研究生吴俊杰独自一人再次踏上了前往霍尔果斯的田野之路，我希望她能够以女性的视角在炳林曾经完成的口岸“骆驼队”的研究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一幅更富“温度”的霍尔果斯图景，弥补此前的研究过程中过于注重“政治经济”面向而忽视了“人文伦理”维度的缺憾。此外，我专门给俊杰安排了另外一项工作，那就是针对口岸建设和“骆驼队”实践中各类参与者进行口述史意义上的访谈，更为完整、真实地呈现他们的生命轨迹，进而更好地理解普通人在霍尔果斯的生活与抉择。

稍显遗憾的是，虽然口述史的想法和前期访谈任务我在2018年的霍尔果斯考察期间就已开始，但正式的工作直到2019年夏天才仓促地启动。这一想法最早源于我和学生在“国门小市场”偶然结识的吴思琴和岳永灿老两口，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从四川辗转来到霍尔果斯，生活艰辛但却积极乐观，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热情且慷慨。当时岳永灿老人得知我们来自高校，主动将自己来到霍尔果斯之后完成的一部“自传”的手稿贡献了出来，询问是否有机会可以将这些文字变成“铅字”，长久地留存下来。

当初我的想法便是为老人做一部口述史，但随后我在田野中发现，像他们老两口这样从内地辗转多处最终落脚在霍尔果斯，生活艰难却依旧保持梦想的人在本地尚有许多，涵盖不同的年代、行业与年龄层。我开始思考这不仅是岳永灿老人的个性特征，或许也是这座边境城市的性格在个体生命中的再现。于是，我最终决定出版这样一本“小书”，用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下更多人的生命历程，以此来把握与定位当代中国的边民和口岸人。这是我本人第一次做口述史，也是所有受访者第一次接受口述史的访谈，可以说，在这本书中没有任何一位专业人士。怀揣沉甸甸的信任，我们希望以如此一种方式共同分享和咀嚼对于这座城市的思考和理解。

近年来，霍尔果斯口岸随着“一带一路”向中亚地区和更广阔世界的延展已成为一座在全国范围内家喻户晓的城市，以其独特的“中哈跨境合作中心”的商务和旅游运营模式吸引了众多客商和旅行者的关注。书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都是围绕着合作中心而展开，他们或是在合作中心里面开店做生意，或是每天作为“骆驼队”从合作中心携带商品进出，或是在合作中心外面经营店铺，或是合作中心建设和管理的参与者，他们依靠着合作中心生活，而合作中心与口岸也依靠着他们保持热度，二者互为你我。但这样的描述方式其实大大简化了他们与合作中心以及国家边界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用口述史的

方式来呈现口岸人作为“边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强调个人生命历程的弹性和韧性，另一方面尝试展现在抽象层面上的边界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在主流的移民和跨界流动的叙事中，为了方便表达人在不同地点之间的流动，通常都是采用“夹头”的方式直接将两个地点连接在一起。这样的展现方式虽然足够直观，但同时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情境，即人口的迁移过程是复杂、迂回和曲折的，并非一蹴而就。当代西方的边界研究批判者已经指出以箭头的方式表达移民的迁移事实上是在制造一种移民入侵的视觉冲击，即引导公众认为移民是有意识地和直接地从出发地前往目的地。但事实上，例如欧洲移民潮中的移民的迁移过程本就是难以预料的，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也具有不确定性。

而我在对霍尔果斯的研究中也开始注意到，虽然霍尔果斯口岸聚集着众多由内地而来的移民，构成了口岸人的主体，他们也确乎希望在口岸找到致富的机遇，但他们迁移到此的路线非常复杂，往往并不是直接来到霍尔果斯，甚至出现了反复迁移到霍尔果斯的情形。通由口述史的方式，这种复杂性逐渐浮现，其不仅表现在空间层面，更彰显于生命层面，正是不同的迁移方式和经历使得他们对于这座城市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和期待，塑造了霍尔果斯整座城市的“性格”。口岸人的生活从不是孤立的，口岸人的身份也不是绝对的，其实存在着一个持续且无法中断的“成为